



信仰之路

靠什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？

初心如磐，续荣光！

本报记者 钱斌

10月17日，遵义会议会址游人如织，一批批参观者驻足展厅，在伟大转折的历史现场感悟信仰力量。这场发生在黔北的关键抉择，正是长征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。当年，中央红军在贵州辗转征战四个多月，足迹遍及黔山秀水。乌江天险，将士们乘竹筏冒弹雨强渡；娄山关上，“雄关漫道真如铁”的豪情直冲云霄；遵义城内，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独立自主作出历史性抉择……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，这支队伍始终摧不垮、打不散，靠的就是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坚定信念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长征的胜利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，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。”

走好今天的长征路，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。

放眼贵州大地，信仰活在今天每一个守守者的身影里——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黄大发带领群众，历时36年在绝壁上凿出9400米“大发渠”；“当代女愚公”邓迎香率村民一锤一镐挖通216米隧洞，凿开了麻林村人的希望之门；桐梓县村民钟庆武一家三代接力



游客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观看《红飘带·伟大远征》实景演艺。王波 摄（影像贵州）

老党员想把所有困难都拿下

本报记者 吴洛宇

这些天，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一开播，72岁的老党员张本光就坐到电视机前收看。看着看着，他抬手抹起了眼泪，“我们就像红军长征一样，把所有的困难都拿下。”

这句话，他说了半辈子，也干了一辈子。

1977年，23岁的张本光进入遵义林业部门工作。1989年，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：“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一名大学生，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今后要更努力工作。”

1991年7月，正安、道真两县732万亩林地爆发虫灾，成片树叶几天被啃光。张

守住承诺和初心 四代人接力守护标语楼

本报记者 胡耀元 朱金芳

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，华朝良掏出上一串钥匙，打开老屋二楼的木门。最近，黔西南州望谟县天文社区大塘湾头，不时有研学队伍为这扇门后的一面墙而来。

1934年12月底，强渡乌江前，红军曾在老塘湾头短暂停留，在华家老屋的墙上写下多条标语：“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”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”……90年风雨侵蚀，字迹日渐斑驳，却留存完好。

“红军走后没多久，为避免受被发现，我的曾祖父接掉了外面显眼的字，屋里的标语用玉米秆遮挡起来。”华朝良

信仰生生不息 红色文化正生根发芽

本报记者 石金升

“小伙子，你们讲得很好，一定要把这段历史传下去！”10月17日，黔东南州黎平县委副书记、和平会议纪念馆内，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拄拐听完讲解，拉住讲解员吴增城的手说。

吴增城听着黎平会议的故事长大。选择这份职业，他说是希望把家乡“红色基因”上的黎明曙光讲给更多人听。

2024年5月，从江江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儿童团到纪念馆参观。带队特教老师站在一旁，他讲一句，老师就用手语和手语同步“翻译”一句。于是，吴增城放慢语速，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述黎平的故事。

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乡亲都是参与者和受益者

本报记者 安通

“90多年前，那个冬天，毛主席就是在这里脱下自己的毛衣，披在一位苗族老妈妈身上。”10月15日，在“毛主席送毛衣原址”石碑前，剑河县柳川镇镇江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员会主任刘永发讲述。

“毛主席送毛衣”这一深深镌刻在镇江村世代村民心中的故事，已成为当地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刘永发说，这里有一座建筑，分别对应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团寨。在苗族村寨，鼓楼不仅是建筑，更是公共空间。

“过去，寨中有大事小情，老家人会敲响鼓声，召集乡亲们到鼓楼下商议，把事情摆出来，在一次次讨论中达成共识。”镇江村党支部书记

群众共商共治 鼓楼议事凝聚共识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沿着青石路走进黔东南州黎平侗寨，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，寨中央，五座鼓楼错落分布，飞檐翘角直指天空，与鼓楼、古桥和民居相映成景。

鼓楼，是肇兴侗寨最醒目的建筑符号。寨中五座鼓楼，分别对应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团寨。在苗族村寨，鼓楼不仅是建筑，更是公共空间。

“过去，寨中有大事小情，老家人会敲响鼓声，召集乡亲们到鼓楼下商议，把事情摆出来，在一次次讨论中达成共识。”镇江村党支部书记

多干让群众满意的事 建一座居民乐在其中的广场

本报记者 梁晓琳

10月19日，黔东南州黎平侗寨，寨中五座鼓楼错落分布，飞檐翘角直指天空，与鼓楼、古桥和民居相映成景。

鼓楼，是肇兴侗寨最醒目的建筑符号。寨中五座鼓楼，分别对应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团寨。在苗族村寨，鼓楼不仅是建筑，更是公共空间。

“过去，寨中有大事小情，老家人会敲响鼓声，召集乡亲们到鼓楼下商议，把事情摆出来，在一次次讨论中达成共识。”镇江村党支部书记

战天斗地 人定胜天 乌江上修建超级电梯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一艘船，怎样跨越近200米的水位落差？

10月12日，乌江构皮滩通航建筑物内，一艘货船驶入承船厢，随着闸门关闭，承船厢载着船舶和江水缓缓升起。水面逐渐抬升，两岸山壁缓缓后退，经过三级升降转换，货船跨越高坝，重新驶入上游航道。

船没有绕行，也无需卸货转运，而是借助升船机完成了这一“超级航行”。这曾是乌江通航发展中的一道难题。

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之一，构皮滩水电站建成后，能源保障能力得到提升，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：近200

独立自主 求新求变 老牌企业寻求新增长空间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在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这家成立于1985年的老工业企业，电解槽依旧昼夜运转，但生产方式已经悄然改变。

“遵义铝业与华为云开展合作，围绕电解槽复杂系统动态优化控制研发相关技术，通过生产大数据分析，对电解槽运行指标进行预测和优化，辅助提升生产过程控制水平。”遵义铝业总经理助理李刚说，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生产环节，也推动技术产业向更加精准、高效的方向转变。

“产业转型需要技术积累，也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变化，在一次次调整、一轮轮创新中，企业找到了新的发展坐标。”李刚说。

攻坚克难 不怕艰险 穿越大娄山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车从重庆方向驶来，进入大娄山隧道，10余公里的穿行后，车窗外豁然开朗。曾经需要翻山绕行的路，如今被压缩在一次隧道穿越之中。

大娄山横亘黔北，山高谷深，沟壑纵横。过去，翻山而行，是沿线路群众出行、物流运输不开行的现实。一座山，是阻隔远方的屏障，也制约着发展的脚步。

“大娄山隧道全长10.5公里，是贵州最长的公路隧道，也是国内首条设计速度100公里/小时、长度超过7000米、双向六车道山区高速公路隧道。”贵州贵阳环城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科科长程荣说。

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

众志成城，破万难！

本报记者 朱登芳

走过四渡赤水纪念馆一楼展厅的仿真木质浮桥，展柜里的三扇旧门板映入眼帘。“90多年前，土城百姓即下自家门板，送到赤水河边，帮助红军架桥渡河。”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袁静说。

1935年1月，青杠坡战斗后，中央红军决定西渡赤水，军情紧急，架桥需要的船只、木板一时难以凑齐。红军战士一边收购船只，一边向沿岸群众征集木料。

“听说红军急需架桥，土城居民江宗河即下自家大门的两扇旧门板，扛到河边。乡亲们也赶来帮忙，有的找门板，有的找纤绳，有的砍竹子，熟悉水性的群众跳进河里，同红军战士一起架桥。”袁静说。

经过近10个小时奋战，1月29日凌晨，浑源渡、蔡家湾两座浮桥架起，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。

危急关头，百姓为何愿献下家门板相助？“红军初到土城时，严守纪律，帮助困难群众，还对借用的物资给予补偿，群众正是从这些具体事情中认识了红军，也逐渐建立起信任。”袁静说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长征路上还有许许多多。桐梓城里，缝制队和妇女群众带着12台缝纫机，为红军赶制3000多套军衣；黔北山间，乡亲们煮粮送饭、救护



黔东南州地县县高碑村院坝协商会，村民代表举手表决。唐桂宾 摄（影像贵州）



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侗族鼓楼。通讯员 吴光耀 摄

奋斗之路

我们将走向哪里？

披荆斩棘，越雄关！

本报记者 陈丹

90多年前，红军转战黔北、遵义娄山关、强渡乌江天险，迎着枪林弹雨奋勇冲锋，闯过的是关乎民族命运的生死难关。今日贵州大地，早已远离烽火硝烟，踏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远征，如今天要闯的是地理格路之关、技术壁垒之关、路径依赖之关、民生福祉之关……

走好新长征，贵州敢于向山水“宣战”，以超级工程突破山地宿命。

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者们，面对里而难越的“地球裂缝”，用北斗定位、毫米级控制，在数百米高空完成钢桁梁精准吊装，架起一座“横贯都是世界第一”的超级大桥；大娄山腹地，建设团队与未知地质耐心博弈，啃下八大关键技术难题，穿越七层楼、高瓦斯与暗河水区，凿出畅通坦途。

高桥如何凌空，隧道如何穿山？一座座超级工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以所有通途皆为实干铺就，所有难关皆靠奋斗翻越作答。

走好新长征，贵州敢于产业攻坚，以高矿精开打破路径依赖。

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基地，一块块磷矿石不再只用来生产基础磷肥。沿着循环经济链条不断延伸，矿石“裂变”成电子级磷酸、动力电池正极材料，价值层层跃升，实现“吃干榨尽、点石成金”。



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办的“云端童声合唱音乐会”。付雷 摄（影像贵州）



贵州海生玻璃有限公司玻璃生产线的机械臂自动抓取玻璃原片。本报记者 朱金芳

攻坚克难 不怕艰险 穿越大娄山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车从重庆方向驶来，进入大娄山隧道，10余公里的穿行后，车窗外豁然开朗。曾经需要翻山绕行的路，如今被压缩在一次隧道穿越之中。

大娄山横亘黔北，山高谷深，沟壑纵横。过去，翻山而行，是沿线路群众出行、物流运输不开行的现实。一座山，是阻隔远方的屏障，也制约着发展的脚步。

“大娄山隧道全长10.5公里，是贵州最长的公路隧道，也是国内首条设计速度100公里/小时、长度超过7000米、双向六车道山区高速公路隧道。”贵州贵阳环城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科科长程荣说。

攻坚克难 不怕艰险 穿越大娄山

本报记者 朱金芳

车从重庆方向驶来，进入大娄山隧道，10余公里的穿行后，车窗外豁然开朗。曾经需要翻山绕行的路，如今被压缩在一次隧道穿越之中。

大娄山横亘黔北，山高谷深，沟壑纵横。过去，翻山而行，是沿线路群众出行、物流运输不开行的现实。一座山，是阻隔远方的屏障，也制约着发展的脚步。

“大娄山隧道全长10.5公里，是贵州最长的公路隧道，也是国内首条设计速度100公里/小时、长度超过7000米、双向六车道山区高速公路隧道。”贵州贵阳环城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科科长程荣说。